

## 雨中之塵

一天中最毒辣的太陽高高懸在頭頂，校園中的椰子樹靜靜曬著日光浴，在風中揮舞著寬大的葉片，除了樹葉沙沙的聲響，其餘一片靜謐。清風徐來，吹到了那咬著筆桿，略顯癡呆的學子窗前。胡子華咬著原子筆的一端，雙眼緊緊盯著那一行淺顯易懂的文字。

「設  $A$  為坐標平面上的圓，點  $(0, 0)$  在  $A$  的外部且點  $(2, 6)$  在  $A$  的內部。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順著他的眼神望去，是一張潔白的考卷、和其上不斷跳著舞的思緒；而後能看到光滑的桌墊，以及桌墊上映照著數十名考生的倒影。但仔細跟著他的眼神——他並未在考卷上止步，而是望穿了考卷、桌子、甚至校舍五層樓的鋼筋——望進空曠的虛無之中。

忽然間他的眼神聚焦到考卷上。他看見教室前方的黑板，看見了迅速揮毫的考生成群。他的目光在左前方空著的位子上停了停，倉促的瞄了一眼左腕上的手錶，又看了看黑板。他臉色蒼白，猶豫了一陣，便推開了試卷，拿出了答案卡，用筆頭輕輕敲起桌子，「孔子下山來點名，點到…」。

他在剩下的五分鐘內補完了兩面考題的空白，因此在鐘響時，他得以放鬆毫無血色的右手，同時緊繃的臉頰也垮了下來。他收拾起鉛筆盒，在四周學子們的談笑聲中輕輕靠上椅子，踱出教室。

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數學能力的淺薄，跟方希甫是「流水落花春去也」(註：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此處表天上人間之意。)的差別，一如方希甫的國文實在不如他。儘管如此自我安慰，但胡子華心知肚明，國文是方希甫唯一的弱項。

「方，要是你有你在這單我就好了，」他哼哼的悶笑了起來，「雖然依你的個性一定會罵我一頓，然後叫我自己努力讀書吧……」

不知從何時起，悶笑中透出了哭音。他抬起頭，望向金黃色的驕陽，第一次在陽光中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方，到底為甚麼要看不開啊？」

這天是 1 月 21 號，日正當中之時，學測結束的日子。

---

方清懷已經在加護病房前站了十幾個小時，沒有吐出隻字片語。他的妻子疲倦的側臥在椅子上，由他輕輕拍著肩膀。就在不久之前，他在醫院中大吼大叫，現在卻累得無法說話。

「我的兒子是天之驕子，是天才！如果你讓國家損失了一位未來的棟樑，你負的起責任嗎？我的兒子…」

好生折騰了一番後，主治醫師才勉強同意進行「緊急處理」。與其說是緊急處理，其實只是再制式化的執行一次診斷程序，再次跟這位失去理智的人父道出不變的結果——回天乏術，僅此而已。

因此又過了幾分鐘的狂躁，方清懷冷靜了下來。從那時候起他就沒有再說過一句話。晚了些才到的妻子在進到病房時發出了無聲的嗚咽，跌坐在椅子上。方清懷輕輕拍著她的肩膀，度過了一個白晝、一個黑夜。

兒子死亡前兩個小時，警方的調查報告送了過來：畢竟方清懷同時是當事人的父親和警察局長的摯友，小警官們都打起了十二萬分的精神調查現場。無論是監視器的紀錄，還是卡車上錄到的行車紀錄器影像，都證明了一件事——小方希甫是自殺的。

在影像中，方希甫無視於馬路上的紅燈，平靜的走到馬路正中央。肇事的卡車司機急急踩下煞車，同時大按喇叭。方希甫抬起頭，面無表情地看著卡車司機，「砰——」。

這是最令人看不下去的車禍——被撞的人沒有立刻死去，在破裂的頭顱裡，腦細胞慢慢失去機能的過程中，承受著無法言喻的痛苦直到死亡。在路人充滿了尖叫的報案電話後，方希甫被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最近的大醫院，也迅速得出了結果：無力回天。

方清懷伴著妻子度過這一生最難熬的時光，兩人都沒有勇氣去看兒子始終圓睜的雙眼。兒子的死是他們過度壓榨兒子的天分導致的結果：如果不是他們對兒子寄予了太大的要求，要不是他們希望兒子能做到一切當年他們所沒做到的…

無盡的愧疚使方清懷無法看向兒子的眼睛。在最後幾分鐘，他與妻子對望一眼，一起走進病房，走到兒子的床邊。

「希甫…爸爸對不起你…」方清懷的話語中帶著鼻音，幾滴淚水掛在眼角遲遲不肯落下。「爸爸從來都不相信輪迴轉世的說法……但現在爸爸寧願相信了，有朝一日，你還願意做我的兒子嗎？……讓我這個不稱職的父親好好補償你…」

一時間病房中寂靜無聲。片刻後，方希甫纏滿繃帶的頭顱微微一顫，雙眼逐漸失焦。從冥冥中傳來了一聲嘆息，彷彿有甚麼東西從他的身體中永遠消失了。

旋即心電圖傳來了宣告死亡的電子音效——方希甫逝於1月20日，學測當天的清晨。

這天的陽光格外燦爛。

---

黃樸謙本來是學校中最年輕的大學教授，但因為研究方向與同事們大相逕庭，且性格特意獨行而遭教授們聯合排擠，以至於被下派到高中來進行「高中青年學習能力調查」。簡而言之，就是到高中教書。雖然朋友們都憤恨的指責大學的不公，但黃樸謙自己卻好像不怎麼在意，「教大學生跟教高中生沒什麼不同——高中生可能還比較有創造力。何況我的研究經費又沒被取消，我還擔心甚麼？」。

然而現在的黃教授正度過寒假難熬的第一天，一改平時的悠閒，心中是無限的悲哀和憤怒。

他在高中負責教數學。學期開始沒多久，他就發現了名叫方希甫的天才少年，又乖巧懂事又有禮貌，兼有積極進取求知的慾望。他向校長問起了這名學生，校長卻滔滔不絕地講起了方希甫的父親的豐功偉業，「方清懷是一名文壇上舉足輕重的知識分子，同時兼具歷史和理科的博士學位，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方希甫的才華讓黃樸謙又驚又喜。在第三個學期中，他把自己正在研究的論文給方希甫觀摩，沒想到這名聰明過人的學生立刻反饋給他幾個他自己都沒想過的新觀點。兩人一拍即合，黃樸謙馬上決定讓方同學加入研究計畫。

然而就在昨天中午，他收到了方希甫出車禍的消息。他非常的震驚，也感到無比的痛惜，一個尚未茁壯的天才就這樣逝世了。然後，大學的教授們又開始拿這次事情大做文章，批評黃樸謙教授教育方式不當，迫使高材生自殺。他回到自己一個人住的小公寓，打開電腦，雙擊論文的檔案，悲傷地看著未完成的數學公式，這是他在學測前派給方希甫的寒假作業——假設……推導出一條合理的公式，並證之成立。

有一個學生，好像叫做拼圖吧，不知道通過甚麼管道幫他拿到了監視器的影像，而他看了一遍又一遍。他看到方希甫恍惚的走上斑馬線，茫然地轉頭，然後就被大卡車撞上了。如果——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方希甫是太專心地想著自己交給他的作業而失神，進而導致車禍——黃樸謙的心臟一陣絞痛，死去的不僅僅一個優秀的學生，更是一名難得的知己。不知不覺間，濃濃的罪惡感浮上黃樸謙的心頭。

「有可能是我的錯，」他想，「有可能是我害這個年輕有為的才子早逝……」

他的雙手從鍵盤上離開，掩住了臉。半晌，他的指頭間露出了一點縫，無神的雙眼望向桌燈下的螢幕。

忽然間他的眼神變的銳利如刀。他一撐桌子站了起來，瞪著螢幕，再低頭看著自己那不知何時已經擺在鍵盤上的雙手。

他轉身，眼神掃過空無一人的小公寓，身體微微地顫抖。他跟踉走進浴室，往鏡子中狠狠地看過去，鏡子中的倒影卻面無表情地看著他。

書房中被扔下不管的電腦上，檔案中多了兩行字：

$$\left[ \int_{-\infty}^{\infty} e^{-x^2} dx = \left[ \int_{-\infty}^{\infty} e^{-x^2} dx \int_{-\infty}^{\infty} e^{-y^2} dy \right]^{1/2} = \left[ \int_0^{2\pi} \int_0^{\infty} e^{-r^2} r dr d\theta \right]^{1/2} = \left[ \pi \int_0^{\infty} e^{-u} du \right]^{1/2} = \sqrt{\pi} \right]$$

「簡單的高斯積分，帶入……可套用於老師的研究。恭喜！」

胡子華正呆呆地拿著打火機，站在書桌前傻笑。胡爸爸怒喝了一聲，趕忙進前把打火機搶了過來。

「想燒書阿？就說了，學測已經砸了，就是要認真準備指考！你——」

「爸——」胡子華把手上一張紙拿起來揮舞了兩下，「爸——我不考指考了，上了，上了——」

「回去讀你的書！」胡爸爸氣極，差點把打火機摔在兒子臉上。

「爸，六十八級分——」胡子華眼神渙散的呵呵笑著，「申請清華大學，夠了——」

他往後一倒，昏厥在椅子上。

胡爸爸又氣又惱，正想一巴掌把兒子打醒，卻瞥見了桌上的紙，發出了一聲高八度的怪叫。

「孩子的媽！子華他上了——」

胡子華在昏迷中作著香甜的夢。他夢到自己偷偷瞄向左前方的桌子，那故意擺的偏右後的答案卷，和那早已在十五分鐘內就趴下來呼呼大睡的身影；他夢到自己面對著題目奮筆疾書，連連攻克所有難題；他夢到方希甫苦笑著拍拍他的肩膀，無奈地說，「鬍子，我終究還是幫你作弊了……好啦，照約定，你要把你那一小撮鬍子刮掉！」

他夢見自己對著鏡子刮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哀悼著他帥氣的鬍子。鏡子裡的人影越發模糊，淚水盈滿了眼眶——

錯覺嗎？自己的倒影好像笑了一下，彷彿在讚賞他刮去鬍子後清爽起來的臉孔。

胡子華被此起彼落的喝罵聲和鞭炮聲吵醒了。他抹去兩眼的淚水，再次拿起了成績單。他沒有再昏倒，但依然感到不可思議——數學 13 級分！這比起預料中的 8 級分實在是多太多了。百思不得其解之下，胡子華把成績單放到了一邊。

他忽然感到哀傷。他想起了平常不斷督促他做題目、教他基本觀念的方希甫：在

方才的夢中，好像聽到了方叫他「鬍子」。也只有方希甫這直性子的摯友會這樣叫他吧？以後卻再也聽不到他熟悉的聲音了……這次考試的每一道題目對方而言，應該都能信手拈來吧，畢竟那是數學沒拿過100以外的分數的方希甫阿。結果，他甚至沒能參加考試……

「方，我能考到13級分應該歸功於你冥冥中的庇佑！」他是多麼地希望能再在現實中聽方叫他一聲鬍子，雖然他從來不喜歡別人這麼稱呼他……他在心裡默默的對方希甫道了聲謝，又搖了搖頭，自嘲的笑了出來。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人生如夢……」

其時2月16日下午3點。

---

方清懷的人生很快回到了軌道上。他仍然一絲不苟的整肅儀容、嚴厲的訓斥下屬，絲毫沒有顯現出喪子之痛。事情已經過了整整一個月，但在員工間仍能偶爾聽到以耳傳耳的傳聞：總裁的兒子在一個月前自殺了……

「依我看阿，總裁那種處女座的性格，一定是逼兒子的功課逼太緊，才會害他的兒子自殺。嘖嘖，老闆這脾氣要不得啊……」一名中年男人在辦公桌前不住搖頭。他長年的好友兼同事連忙制止他，「噓！小心點，如果讓總裁聽到了看他開不開除——阿，方總好！」

看中年男人明確地接收到了好友投過來的眼神中的無奈。他的心中一緊，知道自己八成要被降薪了。「方總好！」他弱弱的問好。

方清懷冷冽的眼神中帶著凌厲的氣勢。中年男人覺得自己在他面前越縮越小……忽然間方清懷的眼神一鬆。

「專心工作。」

中年男人帶著一身冷汗目送方總走回辦公室。「看來死了兒子對他還是有點影響的……以前他的脾氣大多了……」他喃喃自語。

「教訓還不夠嗎，快工作！來，這疊公文是你的。」他的朋友連忙把他拉回現實。

方清懷在拉下窗簾的辦公室中長吁了一口氣。不可否認的，在兒子過世後自己的確有了一點小小的改變——例如，不再如從前一般鋒芒畢露，變得比較謙和；處事情多了點圓滑，不再像以前那樣龜毛……

令他感到驚訝的是，他的悲傷已經沖淡了不少，彷彿回到了生子之前的生活，只是生命中多了些穩重。人生不就是如此嗎？從出生開始，逐漸寫滿了一張空白的紙，死亡時便從筆記本上撕下來……剩餘的紙張依然潔白，代表了自己的紙彷彿沒有存在過。然而，雖然筆記本幾乎沒有改變，撕下的紙卻已改頭換面：寫滿了歲月的無常、人生的百態。方希甫的早逝，好像讓做爸爸的方清懷明白了一些。

他低頭看向書桌上的鏡子。雖然他才剛步入四十，眼角上卻已經出現了一絲魚尾。他微微一笑，笑中帶著滄桑。

突如其來的輕鬆感讓方清懷放鬆了身體，自然地靠在辦公椅上。從未有一刻他如此地自由；如此地對未來充滿希望與動力。他不再耽溺於喪子的悲傷，畢竟優秀的兒子也不會希望看到爸爸沉淪頹喪的樣子吧。

「叮咚」，email 信箱中多了一封新郵件，寄信人是黃樸謙。他在兒子進到黃樸謙的班級之前就知道這個人了，在學術界這名年輕的教授可是小有名氣。還記得一個月前，方清懷帶著淚水打開兒子的筆記型電腦，看到兒子還留著小學的報告、國中的畢業照；也看到了黃樸謙教授交付給方希甫的學術研究，當時他便忍不住潸然淚下。

我的兒子是個天才，他高中畢業前就參與大學教授的研究了——他想如此跟朋友們吹噓，卻想到如今兒子已經不在了，淚水又留了下來。

整了整情緒，方清懷打開黃教授送來的檔案，標題是黃教授所進行的研究，作者卻有兩人：黃樸謙和方希甫。

他推開了二月終業績結算的報表，心底傳來一陣難掩的激動，仔細的看起了兒子有生以來唯一的一篇論文。

---

拼圖是一個熱情的網民，無論本體如何，在網路中他就是那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拼圖大神」。如今，他皺著眉頭看著論壇上一大串留言。

他早就知道大學中其他老牌教授跟黃教授不合，但是這真的是過分了。日前黃教授發表了他升為教授後的第一篇論文，內容非常精彩，且實用性極大，其他教授卻開始散播謠言，引起了學生們的回響：

[這種人根本不該當教授]

[壓榨學生的人渣]

[解雇他!]

[我聽說過他 好像是因為能力不足才被趕出學校的]

[樓上 求詳細]

[這論文的內容我在別的地方看過欸]

[所以他還抄襲別人啊!好糟糕]

拼圖修過黃樸謙的課，跟黃教授當面講過幾次話，甚至幫過他幾次小忙，也加了FB好友。他覺得黃樸謙，最年輕有為的大學教授，絕對不會如眾人所說如此不堪。

[拼圖大神你怎麼看?別再潛水了，露個頭吧?]

[我猜方希甫根本沒有死啦，根本就是他跟黃樸謙炒出來的社會新聞。方希甫，如果有聽到的話，趕快出來面對!]

他的眉毛驀然一豎。拼圖的父親曾經是政府要員，但在父親死後敵對黨試圖以莫須有的罪名攻擊他，藉以貶低父親所在的政黨；因此，拼圖最受不了別人拿死人做文章——人死為大，沒有人有權力對死者指指點點。

你才在炒知名度!拼圖狠狠的咒罵，他猛的起身，從櫃子中抽出一台通體漆黑的筆記型電腦，把螢幕打開。

就當作是幫黃教授一把吧。”Puzzle out,”他低語，登出了論壇的帳號。

三分鐘後，城市內各處傳來驚呼和咒罵聲，論壇上所有人的發言都被刪除，所有論壇使用者的螢幕正中央都出現了一條黑白的字跡：

“Jigsaw In.”

---

開學後又過了一個月。黃樸謙請了一個月的病假，從寒假的那一天起就沒有做過任何事情，只有最普通不過的一天三餐，晚上睡覺，其餘時間都在冥想。這天晚上，黃樸謙拉下窗簾，平靜的往後倒在柔軟的床墊上，拉上被子，閉上眼睛淨空思緒。數分鐘後，他沉入夢鄉。

聽說人腦的意識中有80%以上如冰山一般沉在水面之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在無光的深淵中下沉，越沉越深，直到遙遠的末端出現了一點微弱的光芒…

他精神一振，往那點光芒游啊游，光芒越來越亮，直到成了萬丈的光瀑，從一頂樸素的雨傘上濺射開來。他游到了傘底下，看見了傘面之下的點點星光，和兩顆明亮的眼珠，朝著他眨呀眨，流露出一不敢相信之色。

黃樸謙從床上坐了起來，他的嘴邊揚起了一抹微笑。進行了一個月的實驗，終於有了結果，讓他無心再睡，興高采烈地跳下床。他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拉起窗簾，讓窗外的晨曦熙熙攘攘的魚貫進入屋中。

「這就是……第一次接觸吧。」

---

好痛…為甚麼會這麼痛?這不是人應該承受的痛苦…

我不甘心。我是方希甫，是擁有無限未來的天才！我還未盡孝，還沒跟教授一起完成論文，還沒跟朋友一起去露營，還沒交到女朋友……

不，我覺得我的頭腦快要撕裂了……

劇痛讓我無法視物，但那道光是甚麼?我覺得我要死了，我還不想死阿……

還是離開吧，走了就能解脫了。但我不甘心!走之前我一定要留下甚麼……

就是那道光!那道如鋸子般鋒利的光，如果我能握住…唔…

我看見了，我的傑作!好好的活下去…我要走了…天堂，我來了…

……天堂會接受只剩下一半的靈魂嗎?……

---

我在哪裡?

頭頂上刺眼的白光照的他眯起了眼睛。片刻後，他適應了光線。他環顧四周，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個半球型的暗室裡。半球的正中央裂開了幾條令人感到心驚的縫隙，如瀑布般的白光就是從縫隙間灑下。

我是誰?

他低頭看了看自己，看到了整齊紮進褲子裡的制服和潔白的運動鞋。他是方希甫，天才中的天才，正要去找亦師亦友的黃教授。教授一定會感到驚訝，他想，如果不是昨天忽然突發奇想，絕對沒辦法一個晚上就完成教授吩咐的作業。

但是，如果我是方希甫，那這蜷縮在一旁一動不動的又是誰?

記憶中的最後一幕，是在斑馬線上，一輛卡車飛馳而來——

半球的穹頂赫然崩解，大量的白光傾盆而入。霎時間，他只覺得自己在這雨一般的光輝中，渺小的像一粒灰塵。他尖叫著奪路而出，只見到眼前一把熟悉的雨傘，他穿越了無窮的光線，終於躲進傘下的陰影中。

他感覺的到這陰影下撐傘的人那失焦的眼神，和那濃濃的悲傷。他認得這個撐傘的人，他是方清懷，他的父親。

他輕輕地抱住爸爸。「爸爸…我不是自殺的…你不必覺得自責……」

方清懷的身體一震，感覺到兒子在冥冥中原諒了他。他深吸一口氣，替兒子蓋上眼皮。「好好休息吧……」他喃喃自語。

方希甫滿足的放開了撐著傘的爸爸，悄然離去。他回到了萬丈光瀑之中，幾乎要被光線蒸發。咬著牙，他飛馳而去。

他一閃身進到鬍子的傘下。鬍子的傘前飄的不是雨，是數字：漫山遍野的數字，落到地上消逝無蹤。讓他難過的是，鬍子對這些數字視如不見，卻是耽溺在失去好友的哀傷之中。

許久後，方希甫嘆了口氣，默默將正確的答案寫在撐傘人的心口，飄然離去。

然後他到了教授的傘下。教授神色間明顯帶著困倦，坐在螢幕前對著論文發呆。他猶豫了片刻，執著教授沒撐傘的那隻手，寫下了不久前才完成的數學公式。

他抬起頭，看見傘面下的繁星斗斗。他的眼中透露出嚮往，毅然一跳，躍入了傘中，真正將自己沉入了知識的海洋。

---

赤熱的陽光從天上垂下，潑在充滿著玻璃反光的大城市中，一切顯得安詳且令人愉悅。半年前針對黃樸謙進行攻擊的留言早已被刷到馬里亞納海溝底下，沒有人會再想起那離奇的新聞案件：

黃教授被攻擊的體無完膚，但他沒有隻字片語的反駁；在謾罵文洗版的一個月後，黃教授似乎從這個世界上蒸發了。黃樸謙就這樣消失在任何可見的地方——而警方在搜尋了五個月無果後也不得不宣告放棄。有人說，黃樸謙不堪眾人加諸於他的壓力，畏罪自殺了；也有人說，黃樸謙被敵視他的激進份子暗殺了，而屍體也被秘密的處理掉。

無論如何，太陽仍高懸天空之上，曝曬著地球上無處不在的灰塵，黃教授的社會事件對這個國家的人民而言，只是一個生活中偶然瞥見的新聞罷了。然而，並非所有人都遺忘了這曾經轟動一時的事件。

在國家的一角，方清懷陰沉著臉瞪視著員工。當他轉身離去回到辦公室時，這名員工用手比出了舉槍自殺的手勢，搖搖頭趕緊投入工作。方清懷「砰」的坐在辦公桌前，臉色不太好看。這時桌上的電腦發出了一聲嘈雜的系統音效，螢幕中央閃現一條黑白的字樣：

“Jigsaw In.”

方清懷臉上的不悅瞬間一掃而空。他興奮地搓搓手，等待電腦恢復原樣。片刻後，黑白字條消失了，留下桌面上寫著”06”的PDF文件。自兒子死去之後，他時不時會收到這樣的檔案；初時方清懷曾震怒於打斷他的工作的駭入行為，但當他打開來歷不明的檔案，看到作者那熟悉的破爛文筆——在腦海中，他已不自覺的將作者和兒子的形象重疊在一起。他迫不及待的打開”06”，以驕傲的眼光讀起了深奧的論文。他已經學會不再追究——現狀如此美好，他並不需要、也不想嘗試找出幕後的真相。

開宗明義，是這麼一段話：

「在如雨灑下的光芒中，人們如同一粒粒灰塵，倏忽及滅。因此人們撐起了傘，大步在雨中行走。」

渺茫的灰塵，依舊在雨中飄搖，沒有人會去在意；一如沒有人會去注意那些瑣碎的小事，例如大學論壇在學期開始後一個月恢復了正常；例如一名獨居的大學生申請休學，大學論壇上永遠少了一位偉大的版主；例如海外出現了一位匿名發表關於人類靈魂及腦科學研究的大師，卻沒有人知道他的確切身分；例如，一名高三學生又驚又喜的拿著手上剛剛拆開的匿名信，信封上寫著，「致 鬍子」。

雖然幾乎就要畢業了，但一想到這封信所代表的意義，他就無法克制地顫抖。他從信封中抽出了一張明信片、一本護照、和一張商務艙的機票，仔細地一一看過。

忽然間他仰天長笑，以最快的速度衝進房間收拾了滿滿一箱行李，在冰箱上留下字條後衝出家門，攔下一輛計程車，衝向地平線上那金黃色的驕陽——

雨中飄零的灰塵上各自閃爍著微不可察的光芒，在入微中綻放。